

俘 虜

林 伯 修 譯



上 海

曉 山 書 店 印 行

1929

俘 虜

林伯修譯

上海曉山書店

1929

1 9 2 8	1 1	1 付 排
1 9 2 9	1	1 出 版
		1——1 0 0 0 册

每 册 定 價 四 角

目 次

俘虜	金子洋文作
兵士	鹿地亘作
草間中尉	藤森成吉作
御加代	西澤隆二作
賣淫婦	葉山嘉樹作

俘 虜

.

金子洋文作



是雪融解盡花正開着的時候。

古川町的小孩子們爲要看花並且順便看看
俄羅斯的俘虜起見向着公園走去了。

是一個和暖的日子。

炎陽昇上來，青空在原野的上面延展着，
火柴箱似的馬車在那下邊響着喇叭走着了。

小孩子們沿着馬車的綫路走去。

在春風之中，新鮮的原野的氣息，馬糞和

肥料的氣味混和在一起。

小孩子們談着了。

並且在空想着。

比什麼都担心的，就是俘虜看見我們小孩子不會把吃來下去麼？這個恐怖。

據船夫的阿久從市裏回來的談話，市裏的小孩子把石子投擲着俘虜，被把手足扭斷給食下了。

女人被嚇倒在街上啦，被青色的眼睛瞪睨着的男孩子三日間還不能恢復元氣——甚至這樣的事小孩子們也被告訴着了的。

于是要看俘虜是不能不費許多苦心的。必須不給那邊覺察地光在這兒看。怎麼樣做纔是第一良策呢，他們一路跑着一路相量。

像看幽靈的時候似的怎麼樣呢？年長者的豐公說。他裝示了把頭縮進懷裏而從袖裏窺看外部的方法

這是很好的想法。這麼一來，不會爲那邊所睨視，而且這裏可以充分看見的。那是因爲他們對於俘虜和幽靈的觀念在恐怖這一點是差不多一致的緣故。

四五人差不多都贊成豐公的意見了。

但是，開始便不贊成去看俘虜的胆子小的三郎和一個在他們裏面最長於算術的吉太郎反對了。

吉太郎說。

『可是，幽靈是夜裏出現的，現在是日裏呢。』

三郎說。

『如果給他看見，跳過牆追下來怎麼辦呢，把頭縮進懷裏，連逃走也不能夠呢。』

對於這個，他們都覺得困難了。

是照三郎所說的一樣，而且給抓到要被殺的。

有的說從牆隙來窺看怎麼樣，但是因為長太郎說了市裏的小孩子們這樣地看着的時候，被用銃刀刺着成了瞎子的緣故。這方法也馬上被斥退了。

市的美麗的姿容漸次接近他們的前進來了，公園裏的高地開着的櫻花也看得見了，但是小孩子們的相量頗不能一致。

不知什麼時候吉太郎加入了不看團的三郎的同夥，而且除了豐公翁兒之外，其他的兩人的態度歸於曖昧了。

二

不久，小孩子們到了市裏了。

他們第一走到馬車公司的旁邊的糖食店各買了一個仙的糖食吃着。一邊眺望着排列在熱鬧的市街的兩側的商店走去。

一過了橋道路便分爲左右了。

向右轉灣便是到俘虜收容所的議事堂的道路。向左轉過去便是到公園的近路。

在橋上豐公和翁兒立住俯看了河水。豐公用着在辯解什麼似的口調說。

『美麗的水呀。』

兩個落後了。

走在最先的吉太郎向左轉灣了，所以大家都跟着折向左邊。豐公和翁兒什麼也不說的跟着走了。

走上公園的時候，時鐘打了一點了。

他們占住了可以望見港的海面的高地的一隅，打開了「辨當」（旅行時帶的包着的菜飯——譯者）了。

晴朗的天空。

過了櫛比着的許多人家，有片廣大的田園。那裏點點的優閑的村莊像鳥似的浮現着了。

把田圃截斷着，像整條的帶子一般的，細細的，白白的鐵軌馬車綫路，挾着那路的矮短的電綫柱，跳舞般地走着。

小小的箱子似的馬車每在綫路上亮相的時候，他們一高興起來便用口學着喇叭的聲音了。而且用着新的感情交談着在小山之陰的他們自己的港。

『辨當』吃完的時候，他們便一邊看着花走去了。

人們唱醉在跳舞着了。

看見那些姿勢，他們想起醉醺醺的船夫了。或者想起做值宿及船夫的他們自己的父親…

.....

耶蘇教的人們在招魂社之傍說着教。

他們覺得用着外國語似的語調說日本話是很有趣的。離開那兒的時候，他們各自，

『神——是……』

的學着舌笑得幾乎打滾了。

藝妓的跳舞不很引起他們的興趣。

接着，在跳舞壇的傍邊油着白色的漂亮的體操機械，鞦韆及波橋之類捉住他們的心了。

他們組成隊伍，走近市裏的小孩子們所占有着的那些運動器具的傍邊了。

『借借用吧……』

豐公說了。

市裏的小孩子沒有回答。用着輕蔑的白眼俯瞰着，仍然抓着鞦韆。

『可惡！』

跛脚的翁兒仰望着，叱罵了。

『市的官吏（輕蔑的話），不借便打呀。』

把市裏的小孩子們趕去，他們占有了二架鞦韆了。交替輪打着玩。

鞦韆打厭了，便移上波橋去，於是他們散開了，因為市裏的小孩子在上手大大地搖動着

的緣故，他們沒有一個能夠滿足地渡過去了。

三

鐘打六點了。

壕裏的水帶着黃昏的微曠來了。

小孩子們十分盡興的走下公園了。

剛剛那時候日裏的跳舞完了，所以他們馬上就被從後面襲來的塵埃和人浪圍捲着。他們用着粗暴的港的言語，互相呼喚着隨着人浪一道流下去了。

不久，我們出在壕的外邊，在這裏人們雪崩似的分爲兩隊了。

一方向着市街方面。

一方向着停車場方面。

他們都吐了一口氣了。

大家一知道所在的地方，他們再恢復了元

氣，向着馬車公司方面急急地走去。

走了差不多一町的時候，他們忽地覺到人們的步行滯緩了。但是，因爲人垣過高的緣故，不曉得那是爲着什麼。

『是打架哩。』

豐公說。

『有趣呀！』

他們呼喊了。

接着一邊攢過人們的袖下只管向前走進去。

他們一忽就穿出人垣的前面。

他們找尋着打架了。

但是，第二的瞬間，他們吃了一驚而站住了。

『是俘虜……』

一個俘虜坐在油着紫黑色的牆上在看着人們。

他顏色蒼白地瘦着。

因為把帽子戴得退後，有光澤的亞麻色的頭髮從那下邊窺着了。

俘虜多麼喜樂似的。

微微地笑着在看着人們。

看來像高興被羣衆看着議論着似的。而且時時一面用着不懂的言語叫喚着，一面用着蠟一般的雪白的兩手搖動了傍邊的櫻花。櫻花麗美地亂落在他的髒污的衣服上面了。

小孩子們一看見那悠閑的樣子，便完全地安心了。他們完全地忘却了數點鐘前所懷抱的恐怖，走近俘虜的身邊了。

人們罵詈着嘲弄着走過了。在那行人中每看見女人的時候，俘虜高興了。並且揚着奇怪的聲音叫喚了。

人們笑了。

並且罵他做助平（登途子）了。

因為這麼樣，所以戰敗了，有人說。

小孩子們覺得這樣子很有趣了。

同時，他們也感染着羣衆的義憤了。豐公突然望着牆上發聲了。

『助平！』

俘虜俯瞰了。

俘虜知道那兒有六個髒污的小孩子成爲一團在仰望着自己的時候，便滿臉堆笑表示敬意了。而且突然離開了櫻花的花枝掩蓋着的地方，向着小孩子們說話了。

人們笑了，俘虜執拗地返覆着這樣的姿勢。

暫時之間，在小孩子們不能了解這樣的姿勢但是，吉太郎漸漸知道這個了。俘虜是想欲長太郎所拿着的橡皮球呢。

『怎麼樣。』

小孩子們相量了。

但是，他們的意見立即一致於送給他了。